



燃江

■周涣群

残阳如血，夕日把漫川的芦苇映得像熊熊燃烧的火原，那接天连地的赤色，似乎要将霞辉呈予世间的那抹橘红，深深地，深深地，烧进每个蹉跎之人的眼眶当中。

从放逐途中流落于此开始，屈原便常在这段江岸之畔徘徊。青灰色的江水漫过他的草鞋，水草像楚国宫娥的裙带般，缠绕在他布满伤痕的脚踝上。秋雨刚过，岸边的枯荷牵拉着焦褐的莲蓬，白鹭并不愿在此停留，掠过水面时只以它那雪色的羽毛抖落出一片寒光，似乎在尽自己最快的速度飞离这片黯然的土地，唯有盘旋的兀鹫——它们嗅到了死亡的气息。那份令人恐怖的压抑，只有它们能够热衷于此。

屈原弯腰拾起块卵石，掌纹与石纹重叠的刹那，二十年前在丹阳书院初见楚怀王的景象如同映画般在脑内闪过，清晰得宛若昨日。那时，年轻的君王解下佩玉相赠，称股肱之臣为国家之栋；玉珥上雕刻的风鸟，正如此刻掠过江面的白鹭。

江水忽然变得滚烫，他慌忙松手，那卵石“噼”的一声坠入水中，犹如因熟得烂透而落地炸裂、粉身碎骨的果实，惊起一圈涟漪，而后沉没在荡漾的水波之中。倒影里斑白的鬓发，正与方才坠入水中的鹭羽一同，随波摇晃。

“去兮——去兮——”对岸传来牧童清越的呼唤，惊飞了苇丛中的鸥鹭。屈原下意识按住腰间长剑，青铜剑鞘上饕餮纹的凸起处，硌得他掌

心发痛。这柄先王赐予的镇国之剑，现如今，却只能斩断江边的水草。

宝剑沉暗地，孤魂照青天。暮色渐浓时，他走进岸边废弃的祠堂。褪色的帷幔间蛛网密布，神像的面容被雨水蚀去半边。以往的他看到这番景象，总是吟着巫祝卜词，尔后轻拭去神像上的灰尘。而此刻，他却从行囊里取出竹筒，直接铺在生满了杂友的香案上，借着暮色环绕之前最后一缕天光，继续埋头书写：“民生各有所乐兮，余独好修以为常……”

突然有冷雨穿透茅檐，墨迹在简牍上晕染成诡谲的形状，好似郢都郊外被战火烧焦的棠梨。

三日后，遇见流民是在霜降那天。十几个褴褛的身影沿江而下，妇人怀中的婴孩哭声，啜哑如垂死的秋蝉。当听说秦将白起率军攻破郢都时，屈原正在整理《九歌》的手稿。羊皮地图从颤抖的指间滑落，楚山楚水在尘土中蜷缩成团，他试图赶紧将其拾起，无奈那卷旧稿已然被江畔的沼水与泥灰所吞噬，正如那在他面前破碎的山河，与他那在历史洪流中永远消逝了的祖国。

散落，飘零。“宗庙……宗庙如何？”他抓住老者的衣袖，干枯如灰的眸子中闪过的神情，好似濒死之人最后的回光返照。而在他恍然发现对方肘部的补丁用的是楚宫特有的云雷纹锦缎时，那瞬灵光又黯淡下去，成了一摊毫无生气的死水。

屈原盯着漆盒上剥落的风鸟纹，忽然想起昔日张仪、靳尚沆瀣一气，游说楚怀王放弃六国合纵政策时，用的也是这样的漆器。

江风掠过他散乱的长发，带来对岸农家生火点炊燃烧芦苇的气息。渔父的船桨搅动水面，漾开的波纹里浮起半片破碎的玉佩——正是当年怀王亲赐，称其为肱骨时的那枚。正是令他下定决心、以身许国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那枚。

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纓。”渔父的歌声惊散了雾气，朝阳自云层之后迸出万道金光。屈原看见此时自己的影子正斜斜投在江面上，与无数沉浮的断井残垣重叠。他弯腰捧起江水，掌纹间游过一尾朱红色的鲤鱼，鳞片闪烁着金红色的光芒，犹如被放逐出都城时，他最后回首望到的，那抹郢都城头的晚霞。

午后的阳光变得毒辣起来。屈原解开衣襟，露出胸口那猎猎如旗的伤疤——那是年轻时与秦军交战的纪念。现在这道旧伤开始隐隐作痛，仿佛有从咸阳城踏出的铁骑，正从疤痕深处路过。

当渔父的船帆化作天际线边的苍白时，屈原打开了随身三年的玉匣。无论是位极人臣、还是蒙冤见方，他始终怀着威王临终时赠予的这枚玉匣。匣中怀王亲赐的香草早已枯黄，但压在底层的郢都社稷图依然鲜亮如初。他用剑尖在沙滩上勾画楚国的轮廓，潮水涌来又退去，带走的泥沙正一点一点吞噬着那些他亲手描绘的山河。

暮色四合时，他脱下冠冕置于礁石之上。镶在额带中央的和氏璧碎片泛着幽蓝的光，像极了二十年前在章华台占星时见过的彗尾。江风突然变得凌厉，卷起他宽大的袍袖，露出臂膀上墨写的《天问》——那是用鸟贼汁混合着朱砂写就的，字迹在初升月光下泛出赤紫色的华彩。

“归来兮！不可久淫些！”对着波心跃动的银月，他最后一次吟诵他亲手写就的那首《招魂》，仿若回到了初涉司祭的那番岁月。江底忽地传来编钟的嗡鸣，于层层涟漪间浮起的，是楚宫乐师的面容。当他踏进江水时，怀中的玉匣自动开启，枯死的香草遇水竟奇迹般地重新焕发出了生机，在日月流转之时随之绽放的，是比汨罗江边如火焰般的芦苇荡，显得更为艳丽的，赤色的花朵。



妙年作賦動明星
輶馬夜郎邊
斗室容寸步
過訪三閭宛
戰場定新詩
戰與有美囊
來吾與鮮美囊

清江月夜記
送孫芝房使貴州詩
任旭峰書

曾国藩（清）
《送孙芝房使贵州诗》
■任旭峰 书

舊雪天間定就劈波瀾墨水
如宮外、世俗爭樓仿是子以生
不香病環綠軒牛古魚民瑟
生、因史礎為鄰欲知地多
生、因史礎為鄰欲知地多

方喬雅電

《云林子诗二首》
■沈淮虎 书



《衣·境》

■摄影：陆垚 指导老师：徐国科

树

■袁文凤

再消磨它的温柔吧
它就静静地立在那里
看野鸟来了又走
看人群飞来飞去
尖锐的利爪刺进树皮
耳边有污言秽语响起
那又怎样呢？

它不能说话
更不能大喊
它没法像新生的婴儿一样大哭
也没有摩尔曼斯克港的好运气
它是一棵大树
是世界公认的盾牌

狂风偶尔温柔
人们就只看见风的仁慈
大海少见狂躁
人们就只评价海的静谧
它抓住了春夏秋冬
人们撒下灰尘厚重

它存在于诗人的情怀
成为坚韧的丰碑
没人为它悼念
只有残体上年轮依旧
趁它还在，请不要

奶奶，老汪

■刘焱鑫

我一直坚信高等生物的功利性，但“爱”，让一切变得模糊，让哺乳血肉变得理所当然，让羁绊联系变得情深意笃，让石破天惊都显得渺小而无畏。

亲爱的奶奶其实是在对我太过客气，在我有意识以来从来不和我动手，最多就是口头责备几句。倒是我弟经常被打得苦不堪言，我亲切地将其称之为“爱的抚摸”，但奶奶却不将她的“抚摸”放在我身上，我会想：奶奶是不是更喜欢弟第一点，因为足够亲密所以无所谓爱的表达方式。这曾一度让我十分低落，但一想到“小时候因为不想和她一起在农村住，偷偷跑上开往城里的公交车而被她从车上扒下来打得双脚乱跳，我又觉得她是爱我的。”

那就叫她老汪吧，老汪生得实在不算俊俏，相反，她还有一些矮小。经年的劳动割裂了她的面颊，清明的眼珠也渐渐染上浑浊，色素沉淀在脆弱的皮肤屏障上，花白的发丝也预示着她老去。老汪年轻时也是村里响当当的人物，在风云动荡的年代扛过枪，号召着一大帮小年轻参加过集会。唯一令人惋惜的就是老汪没读过书。作为七姊妹大家庭的老大，老汪不得不成为家里的顶梁柱，小妹得她带，农活得她干，生存的压力已经压得她苦不堪言，读书的机会是万万轮不上她的；等到老汪结婚了，生育计划让她流掉了八个月大的孩子；直到现在，老汪仍在劳作，美其名曰，为自己挣点小酒钱。

“奶奶，你累吗”

“累？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，有什么可累的。”

“可是，奶奶，今年你都动